

南田画跋 清 恽格

画有用苔者，有无苔者。苔为草痕石迹，或亦非石非草。却似有此一片，便应有此一点。譬之人有眼，通体皆虚。究竟通体皆虚，不独在眼，然而离眼不可也。

文徵仲述古云：看吴仲圭画，当于密处求疏；看倪雲林画，当于疏处求密。家香山翁每爱此语，尝谓此古人眼光铄破四天下处。余则更进而反之曰：须疏处用疏，密处加密。合两公神趣而参取之，则两公参用合一之元微也。

笔笔有天际真人想，一丝尘垢，便无下笔处。古人笔法渊源，其最不同处，最多相合。李北海云：似我者病。正以不同处同，不似求似。同与似者，皆病也。

香山翁曰：须知千树万树，无一笔是树；千山万山，无一笔是山；千笔万笔，无一笔是笔。有处恰是无，无处恰有，所以为逸。

气韵自然，虚实相生，此董巨神髓也。知其解者，旦暮遇之。

皴染不到处，虽古人至此束手矣。

雲林树法，分明如指上螺，四面俱有。苔法皴法，多于人所不见处着意。

今人用心，在有笔墨处；古人用心，在无笔墨处。倘能于笔墨不到处，观古人用心，庶几拟议神明，进乎技已。

春山如笑，夏山如怒，秋山如妆，冬山如睡。四山之意，山不能言，人能言之。秋令人悲，又能令人思。写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，而后能为之。不然，不若听寒蝉与蟋蟀鸣也。

三日不搦管，则鄙吝复萌，正庾开府所谓昏昏索索时矣。

逸品其意难言之矣，殆如卢敖之游太清，列子之御冷风也。其景则三闾大夫之江潭也，其笔墨如子龙之梨花枪，公孙大娘之剑器。人见其梨花龙翔，而不见其人与枪剑也。

画以简贵为尚。简之入微，则洗尽尘滓，独存孤迥，烟鬟翠黛，敛容而退矣。

高逸一种，不必以笔墨繁简论。如於越之六千君子，田横之五百人，东汉之顾厨俊及，岂厌其多？如披裘公人不知其姓名，夷叔独行西山，维摩诘卧毗耶，惟设一榻，岂厌其少？双凫乘雁之集河滨，不可以笔墨繁简论也。然其命意大谛，如应曜隐淮上，与四皓同征而不出；挚峻在汧山，司马迁以书招之不从；魏邵入牛牢，立志不与光武交。正所谓没踪迹处，潜身于此，想其高逸，庶几得之。

宋法刻画，而元变化。然变化本由于刻画，妙在相参而无碍。习之者视为歧而二之，此世人迷境。如程、李用兵，宽严易路。然李将军何难于刁斗，程

不识不妨于野战。顾神明变化何如耳。

方圆画不俱成，左右视不并见，此《论衡》之说。独山水不然。画方不可离圆，视左不可离右，此造化之妙。文人笔端，不妨左无不宜，右无不有。

《易林》云：“幽思约带。”古诗云：“衣带日以缓。”《易林》云：“解我胸春。”古诗云：“忧心如捣。”用句用字，俱相当而成妙用。笔变化，亦宜师之。不可不思之。

笔墨本无情，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；作画在摄情，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。

古人论诗曰：“诗罢有余地。”谓言简而意无穷也。如上官昭容称沈诗：“不愁明月尽，还有夜珠来”是也。画之简者类是。东坡云：“此竹数寸耳，有寻丈之势。”画之简者，不独有其势，而实有其理。

清如水碧，洁如霜露。轻贱世俗，独立高步。此仲长子《昌言》也。余谓画亦当时作此想。

当谓天下为人，不可使人疑。惟画理当使人疑，又当使人疑而得之。

群必求同，同群必相叫，相叫必于荒天古木。此画中所谓意也。

寂莫无可奈何之境，最宜入想，亟宜着笔。所谓天际真人，非鹿鹿尘埃泥滓中人，所可与言也。

十日一水，五日一石。造化之理，至静至深。即此静深，岂潦草点墨可竟？

宋人谓：能到古人不用心处。又曰：写意画两语最微，而又最能误人。不知如何用心，方到古人不用心处；不知如何用意，乃为写意。

幽情秀骨；思在天外，使人不敢以凡笔相赠。山林畏佳，大木百围可图也。万窍怒号，激譟叱吸，叫谤突咬，调调刁刁，则不可图也。于不可图而图之，惟隐几而闻天籁。

山从笔转，水向墨流。得其一窍，直欲垂涎十日。

妙在平澹，而奇不能过也。妙在浅近，而远不能过也。妙在一水一石，而千崖万壑不能过也。妙在一笔，而众家服习不能过也。

魏云如鼠，越云如龙，荆云如犬，秦云如美人，宋云如车，鲁云如马。画云者虽不必似之，然当师其意。

作画须优入古人法度中，纵横恣肆，方能脱落时径，洗发新趣也。

余尝有诗题鲁得之竹云：“倪迂画竹不似竹，鲁生下笔能破俗。”言画竹当有逸气也。

董宗伯云：画石之法，曰瘦透漏。看石亦然。即以玩石法画石乃得之。

石谷子云：画石欲灵活，忌板刻。用笔飞舞不滞，则灵活矣。

笔墨可知也，天机不可知也。规矩可得也，气韵不可得也。以可知可得者

，求夫不可知与不可得者，岂易为力哉！昔人去我远矣，谋吾可知，而得者则已矣。

李成、范华原，始作寒林。东坡所谓根茎牙角，幻化无穷，未始相袭。而乃当其处，合于天造，宜于人事者也。无墨池研臼之功，便欲追踪上古，其不为郢匠所笑，而貶贱工血指之讥者鲜矣。

古人用笔，极塞实处，愈见虚灵。今人布置一角，已见繁缚。虚处实则通体皆灵，愈多而愈不厌，玩此可想昔人惨澹经营之妙。

川濼氤氲之气，林风苍翠之色，正须澄怀观道，静以求之。若徒索于毫末间者离矣。

凡观名迹，先论神气。以神气辨时代，审源流，考先匠，始能画一而无失。南宋首出，惟推北苑。北苑嫡派，独推巨然。北苑骨法，至巨公而该备，故董、巨并称焉。巨公又小变师法，行笔取势，渐入阔远，以阔远通其沉厚，故巨公不为师法所掩，而定后世之宗。巨公至今数百年，遗墨流传人间者少。单行尺幅，价重连城，何况长卷？寻常树石布置，已不易覩，何况万里长江？则此卷为巨公生平杰作无疑也。自汶峨滥觞，以至金焦，流宗东会，所谓网络群流，呼吸万里，非足迹所历，目领神会如巨公者，岂易为力哉！宋代擅名江景，有燕文贵，江参。然燕喜点缀，失之细碎；江法雄秀，失之刻画。以视巨公，燕则格卑，江为体弱。论其神气，尚隔一尘。夫写江流一派水耳，纵广盈尺间，水势澎湃所激荡者，宜无余地。其间为层峰叠岭，吞云靡雾，涉目多景，变幻不穷，斯为惊绝。至于城郭楼台，水村渔舍，关梁估船，约略毕具。犹有五代名贤之风，盖研深于北苑而加密矣。今世所存北苑横卷有三，一为潇湘图，一为夏口待渡，一为夏山卷，皆丈余，景塞实无空虚之趣。若此长卷，观其布置，足称智过于师，谓非天下之奇迹耶！此卷昔为衣白邹先生所藏，今归杨氏，江上御史，王山人石谷辈。商确时代源流，因为辨识考定如此。偶一披玩，忽如寄身荒崖邃谷，寂寞无人之境。树色离披，涧路盘折，景不盈尺，游目无穷。自非凝神独照，上接古人，得笔先之机，研象外之趣者，未易臻此。

不落畦径，谓之士气；不入时趋，谓之逸格。其创制风流，昉于二米，盛于元季，泛滥明初。称其笔墨，则以逸宕为上；咀其风味，则以幽澹为工。虽离方遁圆，而极妍尽态。故荡以孤弦，和以太羹，憩于阆风之上，泳于沅寥之野。斯可想其神趣也。

作画须有解衣盘礴，旁若无人意。然后化机在手，元气狼藉。不为先匠所拘，而游于法度之外矣。出入风雨，卷舒苍翠，模崖范壑，曲折中机。惟有成风之技，乃致冥通之奇。可以悦泽神风，陶铸性器。今人画雪，必以墨渍其外，粉刷其内。惟见缣素间着纷墨耳，岂复有雪哉！

偶论画雪，须得寒凝凌竞之意。长林深峭，涧道人烟，摄入浑茫，游于沕穆。其象凛冽，其光黯惨。披拂层曲，循境涉趣。岩气浮于几席，劲飙发于豪末。得其神迹，以式造化。斯可喻于雪矣。

高简非浅也，郁密非深也。以简为浅，则迂老必见笑于王蒙；以密为深，则仲圭遂阙清疏一格。

意贵乎远，不静不远也；境贵乎深，不曲不深也。一勺水亦有曲处，一片石亦有深处。绝俗故远，天游故静。古人云：咫尺之内，便觉万里为遥。其意安在？无公天机幽妙，倘能于所谓静者深者得意焉，便足驾黄王而上矣。

作画至于无笔墨痕者化矣，而观者往往勿能知也。王媪丽姬，人所美也，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。又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！

语云：射较一镞，奕角一着。胜人处正不在多。

昔人云：牡丹须着以翠楼金屋，玉砌雕廊，白鼻猧儿，紫丝步障，丹青团扇，绀绿鼎彝。词客书素练而飞觞，美人拭红绡而度曲。不然，措大之穷赏耳。余谓不然。西子未入吴，夜来不进魏，邢夫人衣故衣，飞燕近射鸟者，当不以穷约，减其丰姿。粗服乱头，愈见妍雅，罗纨不御，何伤国色。若非必踏莲华，营金屋，刻玉人，此绮艳之余波，淫靡之积习。非所拟议于藐姑之仙子，宋玉之东家也。

贯道师巨然，笔力雄厚，但过于刻画，未免伤韵。余欲以秀润之笔，化其纵横，然正未易言也。

黄鹤山樵，秋山萧寺本，生平所见，此为第一。画红树最秾丽，而古澹之色黯然而在纸墨外。真无言之师，因用其法。

高逸一种，盖欲脱尽纵横习气，澹然天真。所谓无意为文乃佳，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。若用意模抚仿，去之愈远。倪高士云：“作画不过写胸中逸气耳。”此语最微，然可与知者道也。

梅花庵主与一峰老人同学董、巨，然吴尚沉郁，黄贵潇散，两家神趣不同，而各尽其妙。

余画树喜作乔柯古干。爱其昂霄之姿，含霜激风，挺立不惧，可以况君子。惟营邱能得此意，当以瓣香奉之。

寒林昔推营邱、华原，得古劲苍寒之致。曾见营邱雪山，画树多作俯枝，势则剑拔弩张，笔则印泥画沙。此图师其意，而少变其法，似于古人略有合处，与知者鉴之。

北苑画正峰，能使山气欲动，青天中风雨变化。气韵藏于笔墨，笔墨都成气韵，不使识者笑为奴书。

巨然行笔如龙，若于尺幅中雷轰电激，其势从半空掷笔而下，无迹可寻。



但觉神气森然洞目，不知其所以然也。

黄鹤山樵一派，有赵元孟端，亦犹洪谷之后有关仝，北苑之后有巨然，痴翁之后有马文璧也。

子久以意为权衡，皴染相兼，用意入微。不可说，不可学。太白云：“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惊。”差可拟其象。

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笔，作南宋人画法，李唐刻画之迹，为之一变。全用渲染洗其勾斫，故焕然神明。当使南宋诸公，皆拜床下。

娄东王奉常，家有华原小帧。邱壑精深，笔力遒拔，思致极浑古。然别有逸宕之气，虽至精工，居然大雅。

董宗伯极称高尚书大姚村图，王石谷又称夜山图得烟云变灭之状。高彦敬画，人间传者不多见。得从尺幅片纸，想其规模，漱其芳润，犹可以陶冶群贤，超乘而上。

昔人论画雪景多俗，董云间颇宗其说。尝见画史称营邱所作雪图，峰峦林屋，皆以澹墨为之，而水天空处，全用粉填，亦一奇也。每以告画人，不愕然惊，则啞然笑，足以知后学之凡下也。观此语于当时画手，求一知营邱用意处，已不可得。况风气代降，至于数百年之后哉！然营邱之创制，遂为独绝。以论雪景多俗，盖亦指众工之迹耳，岂足以限大方。以是知云间之说，非至论也。

子久天池、浮峦、春山聚秀诸图，其皴点多而墨不费，设色重而笔不没，点缀曲折而神不碎，片纸尺幅而气不局，游移变化，随管出没而力不伤。董文敏所谓烟云供养，以至于寿而仙者，吾以为黄一峰外，无他人也。

泰岱秦松，王右丞曾有此图。右丞曰：“秦换而松不换。”盖自矜其画耳。迄今而不换之松安在，右丞之画亦安在耶？

锡山舟次，一望山水林屋，舟舆桥梁，豆草黍稷，争相位置。八月既望，水之宜落时也，而迷迷离离，犹如此耶。

某公诗吴生画，如五十妇人，修察其容，自以为姣好，当门而入视之，已憔悴甚矣。

天外之天，水中之水，笔中之笔，墨外之墨。非高人逸品，不能得之，不能知之。

郭熙河阳人，其画法诡宕奇妙。至以真云招入囊中，放出以似其飘渺之象，为山形。然后世学者，多入魔道。其自言曰：“凡画积惰气而强之者，其迹软懦而不快，此不注精之病也。积昏气而汨之者，其状黯猥而不爽，此神不与俱成之病也。以轻心挑之者，其形脱略而不固，此不严重之弊也。以慢心忽之者，其体疏率而不齐，此不恪勤之弊也。”观此，则公之小心精密也亦至矣。

其之笔墨攒簇，然欲使人可以寻味而得之，如通国皆知子都，而淄澠之相别，黑白之相悬，不俟易牙离朱也。

米家父子与高尚书分路扬镳，亦犹王氏羲献与钟元常齐驱并驾。然其门径有异而同，有同而异者。

雍门琴引云：须坐听吾琴之所言。吾意亦欲向知者求吾画中之声，而知所言也。

方方壶蝉蜕世外，故其笔多诡岸而洁清，殊有侧目愁胡，科头箕踞之态。因念皇皇鹿鹿，终日駉駉马走中，而欲证乎静域者，所谓下士闻道如苍蝇声耳。

子久神情，于散落处作生活。其笔意于不经意处，作凑理。其用古也，全以己意而化之。虬■〈虎童〉之猛厉也，而猎人能驯之以角抵之戏。王孙之诡秘也，而弋人能导之以桑林之舞。此其故有非言说之所能尽矣。

出入风雨，卷舒苍翠，走造化于毫端，可以晒洪谷，笑范宽，醉骂马远诸人矣。

元人幽秀之笔，如燕舞飞花，揣摸不得。又如美人横波微盼，光彩四射。观者神惊意丧，不知其所以然也。

云西笔意静净，真逸品也。山谷论文云：“盖世聪明，惊彩绝艳。离却静净二语，便堕短长纵横习气。”涪翁论文，吾以评画。

迂老幽澹之笔，余研思之久，而犹未得也。香山翁云：予少而习之，至老尚不得其无心凑泊处。世乃轻言迂老乎？

元人幽亭秀木，自在化工之外。一种灵气，惟其品若天际冥鸿。故出笔便如哀弦急管，声情并集。非大地欢乐场中，可得而拟议者也。

近日写生家多宗余没骨花图，一变为秾丽俗习，以供时目。然传模既久，将为滥觞。余故亟称宋人澹雅一种，欲使脂粉华靡之态，复还本色。

余凡见管夫人画竹三四本，皆清夔绝尘。近从吴门见邵僧弥临本，亦略得意趣，犹有仲姬之风焉。半园唐孝廉所藏乌目山人临管夫人竹窝图卷，最为超逸，駉駉乎驾仲姬而上。僧弥，小巫耳。

元时名家，无不宗北苑矣。迂老崛强，故作荆、关，欲立异以傲诸公耳。

方壶泼墨，全不求似，自谓独参造化之权，使真宰欲泣也。宇宙之内，岂可无此种境界。

黄鹤山樵，远宗摩诘。其能自立门户，颀颀黄、倪，盖得力于北苑者深也。

米家画法，至房山而始备。观其墨华游戏，脱尽畦径，果非时人所能梦见。

昔滕昌祐常于所居，多种竹石杞菊，以资画趣。所作折枝花果，并拟诸生。余亦将灌花南田，玩乐苔草，抽豪研色，以吟春风，信造化之在我矣。

赵大年江山积素图，秀洁妍雅，得王维家法。王晋卿、郑僖辈，皆不能及。此本为王于一先人文裕公所藏，传之太仆，以至于今。可谓一代鸿宝。

奉常家藏此卷，已数十年。奉常与王子石谷为笔墨之知忘年契密，遂以藏卷赠之。前辈风流，真可传称，以为胜事。属余记此，以便画苑蒐采云。

云林画天真澹简，一木一石，自有千岩万壑之趣。今人遂以一木一石求云林，几失云林矣。

宋时人物衣褶，多宗李龙眠。石谷子为余言，向在维扬贵戚王长安家，观宋徽庙六高士图，倜傥有出尘之度，行笔巧密，与龙眠鬪风图略同。因知赵文敏所宗，亦龙眠一派也。此作松下老子图，玩其笔势，森然古法具在，但以设色变其白描。此种用色，古澹明洁，惟明代文徵仲庶几得之。时俗庸史，不足与议矣。

澹庵宋元册中，观郭河阳寒山行旅绝奇，江贯道江关暮雪，亦妙本也。刘松年画人物团扇本，三人回首看左角桃花，人物如生，竹夹叶大绿带烟雾，真有神气。王晋卿画杨柳楼阁极精工，柳用大绿涂染，后用汁绿开细叶，极鲜丽。郭河阳行旅图，石谷已摹入绢素，极可观，大有出蓝之美。

此景摹营丘寒林晓烟，极苍茫有深曲意。余谓画雾与烟不同，画烟与云不同。霏微迷漫，烟之态也；疏密掩映，烟之趣也；空洞沉冥，烟之色也；或沉或浮，若聚若散，烟之意也；覆水如纡，横山如练，烟之状也。得其理者，庶几解之。五峰创意新鲜，可称独步。

乌目山人为余言，生平所见王叔明真迹，不下廿余本，而真迹中最奇者有三。吾从秋山草堂一帧悟其法，于毗陵唐氏观夏山图会其趣。最后见关山萧寺本，一洗凡目，焕然神明，吾穷其变焉。大谛秋山天然秀润，夏山郁密沉古。关山图则离披零乱，飘洒尽致，殆不可以径辙求之。而王郎于是乎进矣。因知向者之所为山樵，犹在云雾中也。石谷沉思既久，暇日戏汇三图笔意于一帧。涤荡陈趋，发挥新意，徊翔放肆，而山樵始无余蕴。今夏石谷自吴门来，余搜行笈得此帧，惊叹欲绝。石谷亦沾沾自喜，有十五城不易之概。置余案头，摩娑十余日，题数语归之。盖以西庐老人之矜赏，而石谷尚不能割所爱。矧余辈安能久假为韞椟玩耶？庚戌夏五月，毗陵南田草衣恽格题于静啸阁。

香山翁云：北苑秃锋，余甚畏之。既而雄鸡对舞，双瞳正照，如有所入。陈姚最有言：蹶方趾之足易，标圆行之步难。虽言游刃，理解终迷。以此语语作家，茫然不知也。香山翁盖于北苑三折肱矣，但用笔全为雄劲，未免昔人笔过伤韵之讥，犹是仲由高冠长剑，初见夫子气象。

梅花庵主学董源，犹为昔人神气所压，未能夔然自拔。此本所摹仲圭，石谷得法外之意，真后来居上。

余见石谷画凡数变，每变益奇。此本为今春所作。观其脱落荒率处，与客秋较异，似又一变也。变而至于登峰，翻引邢、杨两公以为合古，虽不妨土壤增高，而此亦安平君置卒上座，而谬为恭敬也。

曾从吴门观卢鸿草堂图十二帧。其作树渲染，正与此本相类。朴古之韵，逼真唐人，五代以下，无此风骨。

壬子秋，余与石谷在杨氏水亭，同观米海岳云山大帧。宋徽庙题帧首云：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。董宗伯鉴定为荆溪吴光禄所藏。吴氏有起云楼，盖以斯图名也。石谷作此，如宗伯所云：从岳阳楼观听仙人吹笛，一时凡境顿尽。故其下笔灵气郁蒸，与前此所图悬殊也。

痴翁画，林壑位置，云烟渲晕，皆可学而至。笔墨之外，别有一种荒率苍莽之气，则非学而至也。故学痴翁，辄不得佳。臻斯境界，入此三昧者，惟娄东王奉常先生与虞山石谷子耳。观其运思，缠绵无间，飘渺无痕，寂焉寥焉，浩焉渺焉，尘滓尽矣，灵变极矣。一峰耶，石谷耶，对之将移我情。

雪图自摩诘以后，惟称营丘、华原、河阳、道宁。然古劲有余，而荒寒不逮。王山人画雪，直上追唐人。谓宋法登堂，未为入室，元代诸贤，犹在门庭边游衍耳。

王山人拟松阴论古图，斟酌于六如晞古之间，又变而为精纯，为劲峭。唐解元之法，至此而大备矣。

以王郎之劲笔，乃与世俗时史并传。犹犍麋子都，美恶较然，培抃方壶，巨细迥异。则凡有目者，所共知也。

石谷山人，笔墨价重一时，海内趋之，如水赴壑。凡好事家，悬金币购勿得。王子乃从吴阊邂逅，能使山人欣然呼毫，留此精墨。可谓扰骊龙而探夜光，真快事也。

向在王长安家，见燕文贵长江图。其山岚汀渚，树林离落，人烟楼阁，水村渔舍，帆樯舟楫，曲尽其妙。石谷取意作江岸图，致佳。千里江山，收之盈尺，可谓能工远势者矣。

北苑雾景横幅，势极浑古。石谷变其法为风声图。观其一披一拂，皆带风色。与时俗工人写风，惟作树枝低亚震荡之意者稍异。其妙在画云以状其怒号得其势矣。

石谷言，见房山画可五六帧，惟昨在吴门见一帧，作大墨叶树，中横大坡，叠石为之。全用渴笔潦草皴擦，极苍劲，不用横点，亦无渲染其上。作正峰，始有云气积墨，皴染极烟润，极荒寒。石谷略用其意，作大幅，能曲尽其妙



。展图黯然，若数百年物也。

东涧老人家藏洪谷子峭壁飞泉长卷，石谷言曩时曾借摹，后为祝融氏所收，不可复见。倾在杨氏园亭，含毫构思摹入册中。真所谓云峰石迹，迥出天机，古趣晶然，新意警拔。思而得之，倘亦鬼神通之者耶。

石谷学郭恕先江天楼阁，上下皆水，为岛屿楼阁，帆樯树木相错，波涛连绵，境极旷荡。石谷必有所本，然恕先画，见亦鲜矣。

以方壶之飘洒，兼幼文之荒率，离披点画，涉趣不穷。天下绘事家见之，茫然错愕不能解，惟江上翁与南田生醉心于此，愿为执鞭。王生得余两人相赏罄快，可无绝弦之慨。若得后世有子云，未免钝置王生，因题此共发大噓。

王山人极称王叔明秋山萧寺本最奇。以辋川为骨，北苑为神。赵吴兴为风韵，苍浑沉古，兼备诸长。胜国时刻画之工，当称独步。此图即秋山萧寺意。其写红林点色，得象外之趣。视山樵本，不妨出蓝。因雪崖先生称翰林冰镜，故一操高山，博赏音倾耳之听也。

观石谷写空烟，真能脱去町畦，妙夺化权，变态要妙，不可知己。此从真相中盘郁而出，非由于毫端，不关于心手。正杜诗所谓：“真宰上诉天应泣”者。

乌目山人石谷子，所制江山图卷，余从娄东寓斋，耽玩累日。观其画法，全师山樵潇湘图遗意，而石谷拟议神明，通于造化。凡岩岚泉壑，树木云烟，桥梁村舍，楼阁道路，行旅舟楫，大底略备，变态尽于是矣。至于墨华外晕，游赏无穷，盖尝三折肱于山樵，而得其灵秘。要如昔人称钟元常书，有十二种意外巧妙，绝伦多奇，何多让焉。

昔人最重渲染，此卷视他本尤工。笔墨之外，别有一种灵气，氤氲纸上。黯澹沉深，若数百年物也。今之操觚者如林，观此殆无下笔处。亦王山人与龚子有徇知之合，流连赏音，故不觉墨花飞舞，与龚子诗篇相映发。乃山川灵气，发越大尽。他日渡江而西，幸善护持，勿使蛟龙知此奇宝。

笔墨简洁处用意最微，运其神气于人所不见之地，尤为惨澹。此惟悬解能得之。石谷临柯敬仲竹石，真有出蓝之美。

石谷子云：画石欲灵活，忌板刻。用笔飞舞不滞，则灵活矣。此图即云林清秘阁也。香光居士题云：倪迂画若散缓，而神趣油然见之，不觉绕屋狂叫。观石谷所摹，幼霞标致可想也。

观石谷山人摹王叔明溪山长卷，全法董、巨。观其崇岩大岭，奔滩巨壑，岚雾杳冥，深松间之丛篁，烟云掩映楼阁，带以桥梁，石淙乱流，近可斟酌，山村篱落，涧道回纡。或云壁万仞，上不见顶。或青泥百盘，下迷山麓。如身在万山中，闻猿啼豹嗥，松风溅瀑之声。恍若尘区之外，别有一世界。灵境

奔会，使人神襟湛然，游赏无穷。不出案乘间，而得清晖澹忘之娱。却笑谢客当年凿山开道，为多事也。

石谷子在毗陵，称笔墨之契，惟半园唐先生与南田生耳。半园往矣，忘言倾赏，惟南田一人。然又相见之日稀，终岁离索。于十年间相要同聚，山中三日，迄今不可得。而两人神交兴趣，零落耗削，每相顾叹息，来日几何，盖亦险矣。

巨然师北苑，贯道师巨然。贯道纵横辄生雄犷之气，盖视巨然浑古，则有敝焉。师长舍短，观王山人所图，可为学古者进一筹矣。

师林图为迂翁最奇逸高渺之作，予未得见也。今见石谷此意，不求甚似，而师林缅然可思。真坐游于千载之上，与迂翁列峰相见也。石谷古人哉！

深林积翠中置溪馆焉。千崖瀑泉，奔雷回旋其下，常如风雨，隐隐可听，墨华蒸郁，目作五色，欲坠人衣。便当呼黄竹黄子同游，于此间掇拾青翠，招手白云。正不必藐姑汾水之阳，然后乐而忘天下也。

黄鹤山樵得董源之郁密，皴法类张颠草书，沉著之至，仍归飘渺。予从法外得其遗意，当使古人恨不见我。

陶徵士云：“饥来驱我去。”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？春雨扃门，大是无策，聊于子久门庭乞一瓣香。东坡谓：饥时展看，还能饱人。恐未必然也。

风雨江干，随笔零乱，飘渺天倪，往往于此中出没。

竹树交参，岩岫盘纡。每思古人，展小作大处，辄复搁笔。

细雨梅花发，春风在树头。鉴者，于豪墨零乱处思之。

三山半落青天外。秋霁晨起得此，觉满纸惊秋。

铜檠燃炬，放笔为此，直欲唤醒古人。

两度为童子画扇，初不知其姓氏，今犹未睹其人。吾生与同时，而相遇之难如此。放笔，不禁三叹。

昔黄公望画富春山卷，深自矜贵，携行笈历数年而后成。顷来山中，坐镜清楼，洒墨立就，曾无停思。工乃贵迟，拙何取速。笔先之机，深愧于古人矣。

湖中半是芙蓉，人从绿云红香中往来。时天雨无纤埃，月光湛然，金波与绿水相涵，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。身御冷风，行天水间，即拍洪崖游汗漫，未足方其快也。至于游船灯火，笙管讴歌，徒搅清思乱耳目，皆非吾友游神所在。以喧籟付之而已。

庚戌夏六月，同虞山王子石谷，从城携筇循山行三四里，憩吾谷。乘兴遂登剑门。剑门，虞山最奇胜处也。亦如扶摇之翼下垂也，石壁连袤，中陡削势，下绝若剑截状。辟一牖，如可通他径者，因号为剑门云。余因与石谷高啸剑

门绝壁下，各为图记之，写游时所见，大略如此。

寒林昔称营邱、华原，后惟六如居士能尽其趣。予欲兼李、范之法，收六如之胜，破河阳之藩篱，殆非十年拟议不可也。

董宗伯尝称子久秋山图，为宇内奇丽巨观，予未得见也。暇日偶在阳羨与石谷共商一峰法，觉含毫渲染之间，似有苍深浑古之色。倘所谓离形得似，绚烂之极，仍归自然耶？

关仝苍莽之气，惟乌目山人能得之。暇日戏摹，殊为畦径所束，未敢云撒手游行无碍也。

沃丹虞美人二种，昔人为之，多不能似，似亦不能佳。余略仿赵松雪。然赵亦以不似为似，予则以极似师其不似耳。

销暑为破格写意。意者，人人能见之，人人不能见也。

余游长山，处处皆荒寒之色，绝似陆天游赵善长。今思之不能重游，写此以志昔者。

对客倦谭，退而伏枕。稍觉随笔遣怀。蝴蝶纷纷，尚在毫末。

戊申春，予渡钱唐，游山阴，泛舟镜湖，探禹穴。其上有古柏盘曲，天矫离奇，霜皮雪幹，阅数百千年。因叹阳羨善卷偃柏，已不可见。武侯庙前，黛色参天，未识与巫峡雪山犹能同峙否？戏图此本，以发奇状。庶几黄鹤山樵之画桐，先香山翁之写报国松也。

此图江天空阔，林莽萧森，庶几有咫尺千里之势。初师巨然，乃近贯道。贯道且不易得似，何敢辄望巨公。

毛诗北风图，其画雪之滥觞耶？六代以来，无流传之迹。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，及雪山，至今尚留人间，然亦似曹弗兴龙头未易窥见。自右丞以后，能工画雪，惟营邱华原。而许道宁又神明李、范之法者。余从西溪观铜山雪色，以道宁笔意求之，未能如刘褒画北风，使四座凉生也。

白石翁藏关仝真本，神色飞动，元气淋漓，复乎上哉。洪谷之风也。余拓以大帙，倘所谓未陟其险，先仰其高耶？

竹亭销夏，师鸥波老人。其碧岚上浮，翠壁下断。飘腾谷云，遮藏湍濑。得之松声云影图也。

西溪草堂，盖周太史归隐处也。群峰奔会，带以蒲溪茭芦。激波怪柳，夹岸散碧连翠。水烟忽生，渔网相错。予曾从太史击楫而弄澄明，纵观鱼鸟，有濠梁之乐。真一幅惠崇江南春图也。

桃源，仙灵之窟宅也。飘缈变幻而不可知。图桃源者，必精思入神，独契灵异，凿鸿濛，破荒忽，游于无何有之乡。然后溪洞桃花，通于象外，可从尺幅间一问津矣。吾友王子石谷尝语余：自昔写桃源，都无真想。惟见赵伯驹长



卷，仇实父巨幀，能得此意。其辟境运毫，妙出匪夷，赋色之工，自然天造。余闻斯语，欣然若有会也。因研索两家法为桃源图。

子久浮峦暖翠则太繁，沙碛图则太简。脱繁简之迹，出畦径之外，尽神明之运，发造化之秘，极淋漓飘缈而不可知之势者，其惟京口张氏所藏秋山图，阳羨吴光禄富春卷乎？学者规摹一峰，何可不一见也。暇时得小卷，经营布置，略用秋山富春两图法。似犹拘于繁简畦径之间，未能与古人相遇于精神寂寞之表也。

子久富春山卷，全宗董源，间以高米，凡云林、叔明、仲圭，诸法略备。凡十数峰，一峰一状，数百树，一树一态。雄秀苍莽，变化极矣。与今世传叠石重台，枯槎丛杂，短皴横点，规模迥异。予香山翁有摹本，略得大意。衣白邹先生有拓本，半园唐氏有油素本，庶几不失邱壑位置，然终不若一见姑射仙人真面目，使凡尘顿尽也。

石谷子凡三临富春图矣。前十余年，曾为半园唐氏摹长卷，时犹为古人法度所束，未得游行自在。最后为笪江上借唐氏本再摹，遂有弹丸脱手之势。娄东王奉常闻而叹之，属石谷再摹。余皆得见之。盖其运笔时精神与古人相洽，略借粉本而洗发自己胸中灵气，故信笔取之，不滞于思，不失于法，适合自然，直可与之并传，追纵先匠，何止下真迹一等。予友阳羨三梧阁潘氏，将属石谷再临，以此卷本阳羨名迹，欲因王山人复还旧观也。从此富春副本，共有五卷。纵收藏家复有如云起楼主人吴孝廉之癖者，亦无忧劫火矣。因识此以为富春图幸。

阳羨周颖侯氏，与云起楼吴罔卿昵好。曾以千金玩具，抵吴借临，未竟还之。火后乃从吴氏更索残本足成。恒自夸诩一峰富春真迹已残，惟摹本独完。人人谓得见周氏本，可想全图之胜。虞山王子石谷过毗陵，将为江上御史摹此，欲从阳羨借周氏摹本，观其起手一段，不可得。却后一载，石谷适携客岁所临卷与余同游阳羨，因得见周氏摹本。其笔墨真如小儿涂鸦，足发一大笑。急取对观起手一段，与残本无异。始知周氏诞妄，真自欺欺人者耳。且大书卷尾，自谓痴翁后身，又自称笔墨有不及痴翁处，有痴翁不及处。真醯鸡斥掞，蠡海井天之见，可怪可哀也。

吴罔卿生平所爱玩者有二卷，一为智永千文真迹，一为富春图，将以为殉。弥留，为文祭二卷。先一日焚千文真迹，自临以视其烬。诘朝焚富春图，祭酒，面付火，火炽辄还卧内。其从子吴静安，疾趋焚所，起红炉而出之，焚其起手一段。余因罔卿从子问其起手处，写城楼睥睨一角，却作平沙。秃锋为之，极苍莽之致。平沙盖写富春江口出钱唐景也。自平沙五尺余以后，方起峰峦坡石。今所焚者，平沙五尺余耳。他日当与石谷渡钱唐，抵富春江，上严陵滩



，一观痴翁真本，更属石谷补平沙一段，使墨苑传称为胜事也。

画秋海棠，不难于绰约妖冶可怜之态，而难于矫拔有挺立意。惟能挺立，而绰约妖冶以为容，斯可以况美人之贞而极丽者。于是制图，窃比宋玉之赋东家子，司马相如之赋美人也。

昔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，皆成桃花，故写生家多效之。又磅礴之山，其桃千围，其花青黑，西王母以食穆王。今之墨桃，其遗意云。

丁巳秋，予游吴门。过广霞翁衣杏阁，见案间忘庵王子墨花卷。淋漓飘洒，天趣飞动，真得元人遗意，当与白阳公并驱。广霞先生曰：“盍为作设色花卷，补忘庵花品之所未备乎？”余唯唯。遂破藤纸，研丹粉，戏为点色，五日而后成之。但纸不宜于色，神气未能明发。然余图非古非今，洗脱畦径，略研思思于造化，有天闲万马之意。取示先生，先生曰：“忘庵卷如虢国澹扫娥眉，子画如玉环丰肌艳骨，真堪并美。挟两卷以游千花万蕊中，吾将老是乡矣。”相与拊掌大笑，并书于后。

赵吴兴有花溪渔隐，又有落花游鱼，皆神化之迹。临仿者毋虑数十百家，大都刻画旧观，未见新趣。某某属予写游鱼，因兼用吴兴两图，意作扇景。俟他时石谷观之，当更开法外灵奇之想也。

翌园兄将发维扬，戏用倪高士法为图送之。时春水初澌，春气尚迟，谷口千林，正有寒色。南田图此，聊当吹律，取似赏音以象外解之也。

云翁县台先生，于马上望真州江口，见云影水光，帆樯估船，在万柳风梢，隐见出没，真一幅惠崇江南春也。归时属涛平制图。

洪谷作云中山顶，四面峻厚。墨苑称化工灵气，难以迹象求之。因与王子石谷斟酌作此，洗尽时人畦径。真能知四面之意者，方可与观此图。

法行于荒落草率，意行于欲赴未赴。琼华玉峦，烟楼水树，不敢当古人之刻画，而风气近之。

泛舟北郭外，观平冈一带，乔林红叶，彩翠百状，烟光霞气，相照映如锦屏。与武林灵隐虞山剑门，同一天孙机也。

秋夜读《九辨》诸篇，横坐天际。目所见，耳所闻，都非我有。身如枯枝，迎风萧聊，随意点墨，岂所谓此中有真意者非耶！

吾尝欲执鞭米老，俎豆黄倪。横琴坐思，或得之于精神寂寞之表。徂春高馆，昼梦徘徊，风雨一交，笔墨再乱。将与古人同室而溯游，不必上有千载也。子纯天机泊然，会当忘言，洞此新赏。

惜园游心绘事，且十年余矣。其宗尚亦凡三四变，最后独心赏南田恽子。案乘间所置吟赏，大都南田笔墨也。閒尝与余论议，上下古今，往往拔俗奔放，不肯屑屑与时追趋。余因叹惜园之意，甚近于古也。自右丞、洪谷以来，北

苑南宫相承。入元而倪、黄辈出，风流豪荡，倾动一时。而画法亦大明于天下。后世士大夫追风效慕，纵意点笔，辄相矜高。或放于甜邪，或流为狂肆，神明既尽，古趣亦忘。南田厌此波靡，亟欲洗之，而惜园乃与余意合，亦可异矣。暇日以两册见投，因为斟酌于云林、云西、房山、海岳之间，别开径路，沉深墨采，润以烟云。根于宋以通其郁，导于元以致其幽，猎于明以资其媚。虽神诣未至，而笔思转新。倘从是而仰钻先匠，洞贯秘涂，庶几洗刷颓靡，一变还雅。恐云间复起，不易吾言，愿就赏心，共游斯趣耳。

潇散历落，荒荒寂寂。有此山川，无此笔墨。运斤非巧，规矩独拙。非曰让能，聊行吾逸。

秋冬之际，殊难为怀，惟当以天台云海荡我烦襟。知先生同此高寄，不复笑南田徒豪举也。

壬子秋，予在荆溪。时山雨初霁，溪涨湍急。同诸子饮北城蒋氏书斋，乘醉泛舟。从紫霞桥还泊东关。激波奔岸有声，暗柳斜蹊，苍茫楼曲，近水绿窗，灯火明灭，仰视河汉，无云晶然，水烟将升，万影既寂，众籁俱作。于此流连，令人思致清宕，正不必西溪南岳之颠涯，方称幽绝耳。因为图记之。

赵承旨画落花游鱼图，题诗云：“溶溶绿水浓如染，风送落花春几多。白头归来旧池馆，闲看鱼泳自沓波。”延祐七年，三月六日，春雨初霁，溪光可人。乘兴作落花游鱼图，就赋诗其上，殊有清思耳。此帧已归广陵王氏，不复可得。癸丑予客西泠，往来湖滨，蘋滩荻港，绿堤花岸，可以澡雪尘襟，驰荡藻思。每当风日暄和，碧水澄明，游鱼可数，辄忆文敏所图，悠然自乐，因仿佛为之。并赋落花戏鱼之曲，以当乐府田田茄下之歌云：澄波如镜，散红如霞。沙邻邻，云弥弥。菰蒲相如，系春风兮。于水之汀，云之涯。藻动不见底，荇带清可怜，倏鱼游其间。倏鱼游其间，愿得惠子兮，从我乎濠上之观兮。

九月在散怀阁，斟秋界茶，朗吟自适，为丛菊写照。传神难，传韵尤难。横琴坐思，庶几得之丰姿澹忘之表。深秋池馆，昼梦徘徊。风月一交，心魂再荡。抚桐盘桓，悠然把菊。抽毫点色，将与寒暑卧游一室，如南华真人化蝶时也。

墨菊略用刘完庵法，与白阳山人用笔有今古之殊。鉴者当得之。唐解元墨花游戏，虢国夫人马上淡妆，以天趣胜耶。

以云西笔法，写云林清秘阁。意不为高岩大壑，而风梧烟絮。如揽翠微，如闻清籁。横琴坐忘，殊有傲睨万物之容。

学痴翁须从董、巨用思，以潇洒之笔，发苍浑之气。游趣天真，复追茂古，斯为得意。此图拟富春大岭，殊未望于心手，岂能便合古人。

一峰老人为胜国诸贤之冠，后为沈启南得其苍浑，董云间得其秀润。时俗

摇笔，辄引痴翁，大谛刻鹄之类。痴翁墨精，泊于尘滓久矣。愿借秋山图，一正是之。

董文敏云：唐以前无寒林，自李营邱、郭河阳始尽其法。虽虬枝鹿角，槎枿纷拏，而挈裘振领，条理具在。

昔在虎林，得观马远所图红梅松枝小帧，乃宋杨太后题诗以赐戚里。其画松叶，多半折离披，有雪后凝寒意。韵致生动，作家习气洗然。暇日偶与半园先生泛舟于邗沟淮水之间，因为说此图，先生即呼奩取扇属余追仿之。意象相近，而神趣或远矣。先生家有马公真本，当试正所不逮。

滕昌祐常于所居树竹石杞菊，名草异花，以资画趣。所作折枝花果，并拟诸生。余曩有抱瓮之愿，便于舍旁得隙地，编篱种花，吟啸其中。兴至抽毫，觉目前造物，皆吾粉本。庶几滕华之风。然若有妒之，至今未遂此缘。每拈笔写生，游目苔草，而不胜凝神耳。

陆天游、曹云西渲澹之色，不复着第二笔。其苔法用石竹三四点掩映，使通幅神趣，通幅墨光俱出，真化境也。房山神气，鸥波、一峰犹以为不易及，后来学者岂能涉其颠涯。

徽庙题大年小幅，用右丞夏木黄鹂，水田白鹭两句。景不盈尺，笔致清远。今在维扬王氏所藏宋元册中。

郭恕先远山数峰，胜小李将军寸马豆人千万。吴道子半日之力，胜思训百日之功。皆以逸气胜故也。

关仝气岸，高视人表。如绮里、东园，衣冠甚伟，危坐宾筵，下视五陵年少，裘马轻肥，不觉气索。

赵令穰笔思秀润，点色风华，掩映妩媚，有余精妍，画平远之宗工。

规摹赵伯驹，小变刻画之迹，归于清润。此吴兴一生宗尚如是，足称大雅。

。

娄东王奉常烟客，自髫时便游娱绘事。乃祖文肃公属董文敏随意作树石，以为临摹粉本。凡辋川、洪谷、北苑、南宫、华原、营邱，树法石骨，皴擦勾染，皆有一二语拈提根极理要。观其随笔率略处，别有一种贵秀逸宕之韵，不可掩者。且体备众家，服习所珍。昔人最重粉本，有以也夫。

吾友唐子匹士，与予皆研思山水写生。而匹士于蒲塘菡萏，游鱼萍影，尤得神趣。此图成，呼予游赏，因借悬榻上。若身在西湖香雾中，濯魄冰壶，遂忘炎暑之灼体也。其经营花叶，布置根茎，直以造化为师，非时史碌碌抹绿涂红者所能窥见。

石谷摹云西竹石枯槎，灵趣霭然，索玩无尽。密林大石，相为宾主。山外平原，归人一径，位置甚远。其运笔有唐人之风，觉王晋卿犹伤刻画。



余少时见画梅沙弥，辄畏之。此正时俗谬习，王山人所怪叹者。今观摹本，如睹司隶威仪，不觉爽然意消也。

石谷临大年溪牧图。下为平冈，树单用墨笔作幹，欹曲叶仰，刷横作绿丝甚密。下有流水，一童卧牛背，在水草间甚幽。上无山峦芦水，惟作寒鸦二三点而已。石谷为余言，宋元千金册中，曾见此本。

春夜与虞山好友石谷书斋斟茗快谈。戏拈柯九思树石，石谷补竹坡，共为笑乐。时丙申浴佛前二日，南田寿平记。

观其崖濼奔会，林麓隐伏，寂焉澄怀，悄焉动容，盖已近跨六如，远追洪谷，孤行法外，跌宕之致尽矣。已当郁冈先生秋堂隐几，游于云溪，而王山人已隔牖含毫，分云置壑。两公神契默成，真足鼓舞天倪，资其灵举，尚哉斯图。观二瞻仿董源刻意秀润，而笔力少弱。江上翁秉烛属石谷润色，以二瞻吾党风流神契，欣然勿让也。凡分擘渲澹，点置村屋溪桥，落想辄异。真所谓旌旗变色，焕若神明。使他日二瞻见之，定为叫绝也。

仇实父因过月院，大青绿设色，风华研雅，又饶古趣。伯驹以后，无与争能者矣。王子兼采两家，遂足超仇含赵，度越流辈。

池塘竹院，石谷仿刘松年邱壑，极隽逸。设色兼仇实父，澹雅而气厚。此石谷青绿变体也。设色得阴阳向背之理，惟吾友石谷子可称擅场。盖损益古法，参之造化，而洞镜精微，三百年来无是也。

求桃源如蜃楼海市，在飘缈有无之间。又如三神山，反居水底，舟至辄引去。武彝山中，时闻仙乐缭绕岩巅，异香氤氲，发于林皋，白云冉冉下坠，即之不可得见。观此洞壑深杳，古翠照烂，落花缤纷，烟雾杳然，王山人若已造其境，故能得其真。宇宙美迹，真宰所秘，乃不越襟而能问津于研席间。始知刘子骥辈，真凡夫耳。

唐解元画竹题诗：“一林寒竹护山家，秋夜来听雨似麻。嘈杂欲疑蚕上叶，萧森更比蟹爬沙。”乌目王山人画竹，得六如遗意，并书六如诗句。余和云：“派衍湖州有几家，倪迂自笑竹如麻。谁能染得湖江影，风在烟梢月在沙。”又和云：“从来爱竹是王家，墨雨如烟染白麻。一片秋声横断壑，半江残雨过平沙。”六如诗句，谐谑殊甚。余和诗故作庄语，因王山人画竹意似严整，不复相嘲耳。

南田篱下月季，较他本稍肥，花极丰腴，色丰态媚，不欲使芙蓉独霸霜国。予爱其意，能自华擅于零秋。戏为留照。

徐熙画牡丹，止于笔墨随意点定，略施丹粉，而神趣自足，亦犹写山水取意到。

东坡于月下画竹，文湖州见之大惊，盖得其意者，全乎天矣，不能复过矣



。秃管戏拈一两折，生烟万状，灵气百变。

朱栏白雪夜香浮，即赵集贤夜月梨花。其气韵在点缀中，工力甚微不可学。古人之妙，在笔不到处。然但于不到处求之，古人之妙，又未必在是也。

云林通乎南宫，此真寂寞之境，再着一点便俗。

雪霁后，写得天寒木落，石齿出轮，以赠赏音。聊志我辈浩荡坚洁。

秋夜烟光，山腰如带，幽篁古槎相间，溪流激波，又澹荡之。所谓伊人，于此盘游，渺若云汉。虽欲不思，乌得而不思。

半壑松风，一滩流水。白云度岭而不散，山势接天而未止。别有日月，问是何世。倘欲置身其中，可以逍遥自乐。仿彼巢由，庶几周生无北山之嘲矣。

三五月正满，冯生招我西湖，轻舸出断桥。载荷花香气，随风往来不散。倚棹中流，手弄澄明。时月影天光，与游船灯火，上下千影，同聚一水。而歌弦鼓吹，与梵呗风籁之声，翕然并作。目劳于见色，耳披于接声。听揽既异，烦襟澡雪。真若御风清冷之渊，闻乐洞庭之野。不知此身尚在人间与否。冯生曰：“子善吟，愿子为我歌今夕。”余曰：“是非诗所能尽也，请为图。”图成，景物宛然无异，同游时。南田生曰：“斯图也，即以为西湖夜泛诗可也。”

千顷琅玕，三间草屋。吾意中所有，愿与赏心共之。

春烟图，以得造化之妙。初师大年，既落笔，觉大年胸次殊少此物。欲驾而上之，为天地留此云影。

“风管曾吹嶰谷风，红绡全改旧丰容。最怜残雪离披处，斜挂枯枝折叶松。”前在武林，得观马远所图江梅松枝小帧，乃宋杨太后题诗以赐戚畹。诗为五言，极清婉有致。其画松叶，合绿为之，叶疏长，半折离披，有雪后凝寒意。冰鳞玉柯，危幹凝碧，真岁寒之丽宾，绝尘之畸客。吾将从之与元化游。盖亦挺其高标，无惭皎洁矣。

乱竹荒崖，深得云西幽澹之致，涉趣无尽。

紫栗一寻，青山万朵。二语作画最胜。

奇松参天，沧洲在望，令人冷然神远。

筍之干霄，梅之破冻。直塞两间，孰能镗之。

藏山于山，藏川于川，藏天下于天下，有大力者负之而趋。

画贵深远，天游云西。荒荒数笔，近耶远耶。

凄寒将别，笔笔俱有寒鸦暮色。

月落万山，处处皆圆。董巨点笔似之。

赵大年每以近处见荒远之色，人不能知。更兼之以云林、云西，其荒也远也，不更不能知之。

长安报国寺松十数本，虬龙万状。偶忆其一，点以千丈寒泉，与松风并奏清音。隐几听之，满堂天籁。

写此云山绵邈，代致相思。笔端丝丝，皆清泪也。

董、巨神气难摸索处，当如支遁之马，不知者不能赏之。“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涧中石。”读之飒飒然。

五松图神气古澹，笔力不露秀媚，如妇人女子然。而骨峙于外，神藏于内。以其藏者如先生，故以为寿。

挂箭射筒，通竿无节。此图近之。

读其诗悠然，想见种豆南山气象，虽欲不代为乐不可得。但落笔处，则吾意不能如笔何矣。

江树云帆，忽于窗櫺隙影中见之。戏为点出平远数笔，烟波万状，所谓愈简愈难。

全是化工神境。磅礴郁积，无笔墨痕，当令古人歌笑出地。

长河晓行得此景。迷漫烟雾，何必米山。

如此荒寒之境，不见有笔墨痕，令人可思。

岁寒二友，余新订盟，真堪娱老。

北郭水亭，莲花满地。坐卧其上，极游赏之乐。残墨颓笔，略为伸纸，遂多逸趣也。

老树荒溪，芽亭宴坐，似无怀氏之民。老松危崖，淙淙瀑泉，若人间有此境否？

竹萧澹而无华，柳向秋而先零。何取于是而乐之？南田生曰：嗟乎！孙子之风远矣。夫其处幽藏密，寓其深思，人盖不得而窥焉。孙子峭于庸众，而和于同韵，呼柳下以自进也。而偃仰尘墟，往往口吟，激歌薇之声。殆将以此为西岭，而游心乎孤竹哉！庶几其有邻也。

梅沙弥有此本。笔力雄劲，墨气沉厚。董、巨风规，居然犹在此帧。仿其大意，过邯郸而匍匐矣。

摹痴翁堤壑密林。不为清润工整之态，意象荒荒，古趣洞目，所乏高韵耳。

高尚昼夜山图，真绝去笔墨畦径，得二米之精微，殆不易学。昔元镇尝题子久画云：虽不能梦见房山，特有笔思。以痴翁之奇逸，犹不为元镇所许，况时流哉！

晴川揽兴图，摹赵吴兴设色。

鸥波老人，清江钓艇。赵千里晴峦耸翠，此帧兼用其法，与赏心者相参证也。

思翁善写寒林，最得灵秀劲逸之致，自言得之篆籀飞白。妙合神解，非时史所知。

乱石鸣泉，仿王孟端，非黄鹤山樵也。其皴擦渲染，相似而有间，如海裂井断，不可淆。明眼者辨取。

予曾从西溪观铜峰雪色，因以许道宁笔意求之。未能如刘褒画北风，使四座凉生也。

枝高撑天，叶大于掌。含霜聚雨，凉籁吹荡。空堂无风，时作奇响。几回停笔不得下，令人心在白云上。

余所见云林十馀本，最爱唐氏高柯修竹图，为有劲气。此作竹石略似之。树石再学云林，未免邯郸之笑。

随意涉趣，不必古人有此。然云西丹邱，直向豪端出入。琼台艳雪，绛树珠衣。邢尹联茵，虢秦同辇。真人间荡心销魂，姝丽要妙之观也。剪绿未工，春风不借。嫣然在目，宜以永日。取示赏音，同此娱神耳。

余在北堂闲居，灌花蒔香，涉趣幽艳。玩乐秋容，资我吟啸。庶几自比于滕华道隐之间，有万象在旁意。对此忘饥，可以无闷矣。